

遵義府志

遵义府志

上 册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遵义府志

[清] 郑 珍 莫友芝纂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
遵义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6年3月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97 字数1,200,000
印数2000册

(内部发行)

点校说明

《遵义府志》四十八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知府平翰创修，郑珍、莫友芝纂，历时三年纂成，成书后由遵义府署初刻，1937年补版。现点校铅字排印，使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提供历史资料，为现实服务。

点校定例是：

一、对原文明显的错字，直接改正；对存疑的字，保留原文，将拟改的字加圆括号注在该字之下。

二、明显脱文，将拟补的字加圆括号置于脚处，疑是脱文者加“疑”字在“脱某字”之前。

三、对衍文加方括号表示，对缺文用方框表示。

四、繁体字改用简化字，通假字改用通用字。以从今不从古，从简不从繁为原则。

担任点校工作的是刘赓扬、金希乾、申维翰、张志乡等四位同志。

全书原称八十余万言，标点后约一百余万字。原书二十册，现改为精装上下两册。由遵义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遵义府志》过去没有标点本，我们限于水平，缺乏经验，错误和其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指正。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12月

遵义府志目录

上 集

序	1
纂辑街名	11
征引书目	13
总目	22
卷一	图说
	星野·····29
卷二	建置·····51
卷三	疆域 形胜附 ·····101
卷四	山川·····109
卷五	水道考·····155
卷六	城池 街坊村场附 ·····187
卷七	公署·····207
卷八	坛庙 寺观附 ·····223
卷九	关梁·····275
卷十	古迹 冢墓附 ·····299
卷十一	金石·····331
卷十二	户口·····361

卷十三	赋税一·····	375
卷十四	赋税二 关榷 杂税 经费 积贮附 ·····	391
卷十五	蠲恤 养济院 养育堂 漏泽园附 ·····	429
卷十六	农桑·····	455
卷十七	物产·····	491
卷十八	木政·····	533
卷十九	坑冶·····	549
卷二十	风俗·····	553
卷二十一	祥异·····	573
卷二十二	学校一·····	583
卷二十三	学校二·····	639
卷二十四	学校三·····	679
卷二十五	典礼·····	719

下 集

卷二十六	兵防 驿递 马政附 ·····	765
卷二十七	职官一·····	781
卷二十八	职官二·····	813
卷二十九	宦绩一·····	873
卷三十	宦绩二·····	923

卷三十一	土官·····	949
卷三十二	选举·····	991
卷三十三	人物一 列传·····	1039
卷三十四	人物二 列传·····	1057
卷三十五	人物三 列传·····	1099
卷三十六	人物四 列女传·····	1115
卷三十七	人物五 列女传·····	1131
卷三十八	人物六 寓贤 方伎·····	1163
卷三十九	纪事一 周秦至五代·····	1181
卷四十	纪事二 宋至明·····	1223
卷四十一	纪事三 国朝·····	1273
卷四十二	艺文一 诏敕 奏疏·····	1323
卷四十三	艺文二 露布 记 序·····	1359
卷四十四	艺文三 碑记 文 檄 教 论 难 考 颂 辨 书 后 墓志铭 赋 铭·····	1407
卷四十五	艺文四 诗·····	1439
卷四十六	艺文五 诗·····	1457
卷四十七	杂记·····	1501
卷四十八	旧志叙录·····	1531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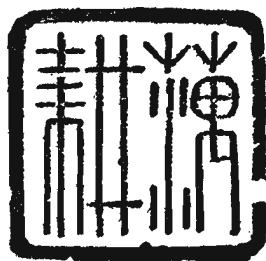
《府志》至今日成矣，又得诸巨公鸿文弁简端，余以謏陋适事会，乐与郡人士庆书之成，而成书颠末，虑必详以诏来者，则余虽不敏，其曷辞？序曰：府之有志，自前明卢君守曾始。卢后十年，郡守孙公敏政经营三载，始著定《万历壬子志》二十二卷。著述家所引，皆是书也。《孙志》后七十四年，遵义令陈公瑄，迫令檄，以再阅月重纂《康熙乙丑志》三十二卷，上于朝。《通志》录者，皆是书也。《陈志》到今又一百五十七年矣。闻嘉庆乙亥、丙子间，郡守赵公遵律力拟重修，而未属稿，以病去，前后盖无议及者。夫以遵义为望郡若此，而文献缺若彼，此伊谁之责哉？前守平公翰独能急人所忘，于荒山破屋中致郑君珍，付以纂辑之任。而郑君于莫君友芝，又弟之而相师友相得也。戊戌孟冬，因捉手约蛩驱兹举。明年孟夏，平公以温水事被议去。权守张公鏊继之。越孟秋，余自给事中奉命来膺守。至，张公告余旧政，意思属为平公终此。余敬承，不敢怠。独念自始事来，费皆任居亭者，诚善。然迟速不卜也，若不继，主若何？主久暂未定。来者或不乐，客若何？因与五城牧宰筹量协捐，又得郡中王方伯青莲存助义举项，而唐太守树义并二三君子亦乐赞邪许，经费乃颇可恃。知尽是当不足，然余自力焉耳。又念猎隐搜新，必非只手足办，乃简各邑诸生，令专采访。村至乡问，摘山脉津，盖去年秋而倡纂始纾焉。自是，各门始渐次具稿。余案牒暇，时过来青阁，上下推论，往复群说，然率无以易之。盖郑君于此书，谓《孙志》详今而不详古，《陈志》略古而且略今。今日事同创始，当使大雅通识，于兹置是非焉；若等家人米盐簿，犹不为也。所

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并导源究委，实事求是。然苟旧说不安，虽在《班志》、《桑经》，亦力正传本之误，纠作者之失。人以为妄，意若有不屑屑计者。其记载颇每每纤繁，曰：“宁详，为后作蓝本，非文富之国，录不胜录”。比也，体裁并有，自不专仿一家；随事发凡，亦不袭故习，别立总例。至今年辛丑冬，全书梓就，计凡四十八卷，目三十三，附目十四，通八十余万言。于是毕平公之雅志，副张公之重属，而余薄能鲜德，无一二善猷塞士民望，亦借是从孙陈二公之后，以与遵义俱存也，岂非幸哉！语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又非独余得此多师也已。时道光辛丑冬十一月，贵州遵义府知府顺德黄乐之谨撰。

遵义府志序

今之府州志，即《周官》小史所掌邦国之志也。后郑称如《周志》《郑书》之属者，皆亡矣。自班氏始著《地理志》，而志特史中之一，地理又志中之一耳。江文通云：“作史莫难于志”。余谓志府州则尤难。盖史志取一朝掌故，事具大指，即称完善。府州志虽一地理，而天文、五行、食货、职官、艺文、及纪、表、列传，靡不较史加详，则志也，而全史矣；分门别部，上下数千年使相贯属，则志也，且通史矣。又史志取材者，一朝之实录、起居注、会典、档案，纷罗于前，仅待裁剪。府州志则零搜碎采，事事钩稽。访古或故老无闻，摭今或谱状难恃；潜光隐德，历久愈湮，金石遗文，在远日晦；甚即六曹陈牍，非灭裂于胥吏，或灰荡于水火；文献不足，作者慨诸！至志边远之府州，则尤难之难者：欲雅则古籍无征，欲赡则名流鲜及；偶有札录，率是俗簿；而一二贤牧守思文泽吏治，辄以“无足论述”置之。置之既久，则即其时可言者，亦且坠失无传。以故陋益陋，缺益缺，此志之大较也。遵义之有志，创于前明孙太守敏政，后平播仅十年。书虽不及稽古，而事详现在，简核可观。今世无传本，仅有旧抄前半，弃在民间。国朝康熙二十四年，遵义令陈君瑄奉诏，天下各修府、州、县志，以备《一统志》采择。迫于奏部，三月纂成。其书率尽抄《孙志》，略为增减。明末国初数十年纷纷兵燹争据，在当时能考者，概略不道，令后人无自求详，实深可惜！此志之后，至今日一百六十年无记载矣，其旧闻之放失为何如耶！道光戊戌冬，山阴平太守翰始议重加纂辑，继顺德黄给事乐之来作守，因踵为之，前后阅三载，书乃勒成。而是役，实余门人郑生珍属稿，莫

孝廉友芝佐焉。郑生尝以采著颠末告余曰：“议之始，盖茫然无刺手处；留心一年，乃始知有《孙志》、《陈志》及各州县草志而搜得之；又一年，乃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知不可复有得，乃始具稿，稿盖数月间事耳”。噫！志边远府州之难有如是哉！是志也，于黔中足谓雅贍耳矣！昔窦德元不能对“帝邱”之问，到今谈者陋之。今郡人有是书，其可以不德元乎？然而余复有说：凡一府数百里中，风化之盛衰，民心之醇醪，政教之得失、美恶，一一皆本乎长吏。如遵义者，可不谓贵州之大府也乎？经我国家圣圣相承，休养理极，故其郡閭閻之殷赉，物力之丰阜，风土人文之秀泽，一切与中州等。富庶之国，诚曰易治，而自昔沃土，往往不材，守令者承流宣化，又可漫无维系也乎？然则按疆域，当思何以抚绥；稽户口，当思何以保聚；询风俗，当思何以补救；奉祠庙，当思何以致祥；农桑，思何以劝课；学校，思何以振兴；与夫城池、津梁及榷赋、仓储诸大政，思何以利民而尽职。如是，则夙夜勤勤业业，日求无负圣天子委畀一方至意，庶此志非区区空言乎！余愿与诸君子共勛之！时道光二十有一年岁在辛丑仲秋月，抚黔使者善化贺长龄序。



遵义府志序

使者奉命视学黔陬，按临所至，每留心于各郡风土人情，以与志书相考验，盖将求副乎太史輶軒之采，皇华諏度之勤，非仅纵游观、供吟咏也。辛丑春夏，岁试上游各郡，由安顺迤迤递及遵义。驿路经过，如黄葛瀑布之奇，盘江铁锁之险，龙场驿古，怀白亭高，凡属名胜之区，未尝不揽辔徘徊，心仪往哲。但维黔地，僻在荒服，文献鲜征。两汉以来，类皆羁縻勿绝。郡县之置，始自明初。考《通志》至明嘉靖间始经督学谢公创修，其后中丞刘公、江公先后踵成之，然皆散轶失传。国朝以来，一修于康熙三十一年，再修于乾隆六年，以次增详，始称完善。郡志则罕有修之者。夫通志总括全省，文务简该；郡志专纪一隅，事宜详尽。凡省志所不及载，赖郡志以补之。然则郡志之宜亟修，与省志等。考遵义初隶古梁，继附懿国，后属巴蜀。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壮。幅员广袤二千里，田赋关税半全黔；况经列圣相承，德威远播，士习民风，蒸蒸日上，诚有非旧志所及备载者，倘非随时修葺，信今传后之谓何？黄爱庐太守以给谏擢守此邦，振学兴文，美政毕举；独念旧志简略，慨然创修之。会岁试甫毕，出缮本志稿见示，自图说、星野、建置、疆域，以逮艺文、杂记，源流洞若，门目灿然。至于表忠贞，旌节孝，著名宦，纪秀髦，无德不彰，有善必录；精炼而无讹，周密而罔遗，视旧志之粗具崖略为不侔矣。他日报政之资，采风之献，即谓得力于是书也可。道光辛丑嘉平，钦命提督贵州学政户部员外郎兼翰林院编修钟裕撰。

遵义府志序

《史记》汉高祖入关，肖何独走丞相府收图籍，以是知天下户口、阨塞，识者韪之，谓其于为政之道，得其本而握要以图矣。郡县之有志，亦犹是也。遵义自秦以来，而国、而县、而州郡，迭有更置。至明始定为一府，四县、一州，国朝因之。旧隶四川辖，雍正五年，改归黔省。旧无志，守土者每愀然念之。如瞽指星，昧其分秒，而不敢定权衡之准也；如聋议乐，爽其音节，而不能持轻重之宜也。茫然而无畔岸，纷然而无纪纲，所谓按籍而稽，循辙而往者，将安在耶？前守平槎峰，慨然有志，网罗旧闻，倡率同事，为创修之举，惜未竟其事以去。己亥秋，黄爱庐给谏奉命来守是邦，以渊深之学，具经济之才，喜旧尹之先得我心，谓是书之不可不急以成之也。开招贤之馆，发金匱之藏，重删定之权，分校仇之任；盖几经殚精竭虑，无间寒暑，而始竣其事焉。乃抑然自下，未敢自信，邮书示余。余阅其书，自图说、星野、以至杂记、叙录，凡四十余卷。考据详核，事实简明。观乎天文，而分野可数也；尽乎地利，而疆域可稽也；焕乎人文，而学校可兴也。建置，则沿革厘然；风俗，则醇疵判然；物产，则原隰淆然。至于凜祭祀之典礼，筹仓储之积贮，总赋税之输将，筦兵戎之粮餉，靡不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后之任斯土者，可以瞭然于目，了然于心，权衡轻重之间，有所本以出政矣。是书之益，岂浅鲜哉！爱庐夙膺简在，复登荐剡，行将大展其所学，以辅圣天子升平之化。而其治郡也，学道爱人，治具毕张。是役也，不没人善，不炫己长，盖所见者大，而不同于俗吏之为也。因缀数语以序之。时道光辛丑冬月，黔藩使者长沙李象鵬识。

遵义府志序

余尝泛览天下省志，其体制纯驳，不必尽同，要皆驰骋上下，事极原委。独云、贵两《通志》，钩稽既疏，采摭复略，每一卷未终，抚书屡叹。谓是文献不足之地，此力众易求详者且然，他府州知益难为力矣。今年秋，遵义郡守爱庐黄君，示以新撰《府志》，且属序。余受而读之。其一事一文，必详所自，则合《龙龕手鑑》例；搜罗旧碣，存目甄文，则合《輿地碑目》例。而地理、水道，事加详考，使贵州之郡县山川，自汉魏来皆有端绪；溯古到今，复为年纪，使贵州之唐以前事，大半可以参求。则隐隐乎非仅一府书矣。余乃叹前之所不足者，非果不足，亦视乎人之为耳。太守斯功于遵义哉！以遵义号黔中名郡，自创志于前明万历壬子，入本朝，仅一修于康熙乙丑，嗣失修者百六十年。而我国家深仁大泽，涵泳沾濡，群忘帝力，多历年所；则所以上扬圣化，下阐民风者，不胥斯志乎赖哉？抑余观斯志，于典礼，于农桑、风俗，凡切于富教者，不辞赘，不嫌屑，勤恳焉，思深哉！《周官》土训掌道地图，诵训掌道方志，而官并以“训”名。斯志也，意无亦不徒汇掌故，备讨论，而将谗来者以柯范欤？余窃幸挂名简端，故乐识数言以质之太守。其纂修端委，各序已详，余何赘。道光二十一年岁在辛丑季秋月，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河间李钧谨序。

遵义府志序

道光丁酉春，山阴平樾峰承简命来守播州，居以廉平，庶务毕理。念郡乘之缺而未备也，爰有事焉。知郡孝廉郑生珍之博学多闻，而属以简书之役，复以都匀孝廉莫生友芝为之佐，而身为裁定其当否。事方草创，而平君罢郡去。继之者为顺德黄君爱庐，踵其绪而期底于成。于是按之史册，以穷其源；参之群籍，以著其辨；验之睹记，以求其真。繁不伤冗，简不涉遗，以笔以削，有典有则。为目三十有三，为卷四十有八，凡三历寒暑而书用成。郡旧有前守孙君敏政之志，书辄不存；前令陈君瑄尝续修之，亦简陋难训。盖遵义自削平杨氏，而以今之郡县治也，迄兹二百四十余年，而郡志始有定本焉。自余监司黔中，两按播州，曾历其境而周览之矣。登碧云之峰，而睇眄膏壤坟腴，绮交绣错，秔稻黍稷，家给而人足。茧丝之利，衣被蜀秦，商贾之挟重资而出其途者踵趾相属。则沅水以西，乌江以南，无此饶也。行其野而户诵家弦，与机杼之声相杂，盈耳者洋洋也，何风之淳欤！停车桐梓之郊，思先将军抱匡复之孤忠，而遭逢颠沛以郁郁于此也，犹有能识其轶事者乎？则慷慨欷歔徘徊而不忍去。北眺松坎，西顾娄山，是黔蜀之吭，昔日用武之地也。追怀李于田、刘省吾之所力征而经营者，欲求其踪迹，而父老莫能言其故。则承平久、而人不知有草昧之艰也，非一日矣。夫播州自五尺通道于秦，而遥置之吏，亦第期以不侵不叛已耳。固未尝以文教治也。然而百余年间已有舍人、盛览者流，各以其德业闻望自通于上国，北方之学者无以过之，得非人之不为地限者乎！而地可限耶？嗣是中朝威德不能及远，播以犬牙楚蜀之国，常羁縻而度外置之。迨唐失其柄，州之沦于杨氏者又数百年。意者，山川清淑之气，蜿蜒

磅礴，挺而为奇伟魁梧、贞廉忠孝之士，屈首于椎髻之君长，匿其秀而湮没不彰者，固已多欤！不然，何自魏晋以降，而可书若璚、璞之伦者竟寥寥也？能无慨哉！且凡物之否泰通塞，无定形也。使今日之涉是邦者，览夫山川之雄秀，物产之丰盈，风俗之敦庞，士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蒸蒸辈出，著名称于当时，尔雅之风，几冠黔服，有不以“播非人居”之言，疑子厚为忘（妄）语耶？及取是编，而上下其理乱兴衰、叛服离合之故，乃知坤舆蟠结之精灵，固已若灭若没、扼抑于千数百年之久，至今日而乃大发其华，则圣朝之德威远，而教泽之入人深也，非斯人之幸欤！自兹以往，官斯土者，思取鉴得失之林，则昭然在目，既得知所损益乘除，而时修其政教。士之览邦乘而发思古之情者，知幸生明备之世，得以诗书礼乐之躬，乘时而利见；亦将磨砢奋发，耻以不朽者让能于其乡先生，即以倡氓庶而益厚其风俗，胥于是乎取之。是则两大夫汲汲此志之心。而若二生之旁搜博采，殚见洽闻，各能不负所知，以相与有成，亦良有足尚者矣。爰书以告后之来守是邦者，且为邦之人士劝焉。

道光辛丑季秋，诰授中宪大夫分巡贵西安大兴遵兵备道涪陵周廷授序。

遵义府志序

天下事谓非数乎哉？古吴、越、荆、楚、闽、粤诸国，大抵夷耳，蛮耳，而今则文物财赋之所藪也。秦晋之郊，三代两汉来皆帝王宅，而水泔山赭，望古者意爽然焉。是故兴衰之运，非独天时人事，迭有起伏，惟地亦然。遵义，汉所谓西夷者也，汉后虽递为郡县，经杨氏世据七八百年以至明，犹夷耳。李长垣铲平之，变以汉官威仪。入于国朝，列圣渐之文教，此周千里之地，物力殷赈，户口繁蕃；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谓昔地非夷乎，今视中州何异也？非其疆索，数当昌阜而然哉？庄严之兴，山之灵也；游观之华，水之荣也。人名者，必详年谱；家炽者，必整图系。是皆其运之盛也，然亦其自然，非强得焉耳。有今日之遵义，即宜有今日之《府志》，可强乎哉？数千年不文之邦，今文也，无以自表现，不意以余粗吏而思表现之也。思之初，颇难焉，乃已有郑君珍、莫君友芝生长其地，寂寂寞寞，互研究许、郑二三君子之业，而又不鄙余，以肯从余谋也。余谪去，又难矣，期会不失已耳，租税无缺已耳，是迂阔者诚急务乎哉？乃有张公不病余好事而续任之；即又有黄公精心致志，三年不倦，遂底于成，皆似有数焉。欲府无此志不得者，要亦自然，非可强焉耳。辛丑仲冬，郑君邮致锓本，以余始也，属数语识之。余感遵人之不忘余也，是书成，大为遵人庆；而使余获挂群公类，则亦余之幸也。若是者，又非数乎哉！因书以为序。道光辛丑冬十一月，前任遵义府知府山阴平翰谨撰。